

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及其思考

張健*

所谓“当代日本”，是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以后至今的日本，大约有66年的时间。在研究内容上，应当包括当代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是一种综合性研究。从学科分类上讲，它既可以是历史学世界史国别史中的一部分，也可以是法学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一部分，是历史学与国际问题研究的交叉科学。同时，如果从具体的研究内容上看，涉及的学科就更多。比如，如果研究当代日本经济，就会涉及经济史、世界经济；如果研究当代日本政治，就会涉及政治史、国际政治等等。总之，它是一个涉及多种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

关于当代日本研究，今天我准备讲两个问题。一是介绍中国学者关于当代日本研究的一些情况；二是我个人关于当代日本研究的一些思考。

关于第一个问题。应该说，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就开展了当代日本的研究。当时的背景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时间的对华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战败后日本又在美国的怂恿下与台湾当局签订“和约”；与此同时，“冷战”将中国与日本划归为两个不同的阵营，“热战”的爆发又使中日两国处于两个阵营斗争的前沿，形成了尖锐的军事对峙。在这种背景下，当时中国对当代日本研究的特点是：第一，以政府对日本的论战为主，学者们几乎很少参与；第二，政府的态度是以对日批判为主，批判的内容主要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台湾当局相勾结等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

* 天津社会科学院 院長。

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关于当代日本的研究开始起步。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对当代日本的学术研究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其背景是：第一，1972年中日两国复交，1978年两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从而真正结束了两国的敌对状态，开始了和平友好的历史；第二，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浩劫，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使广大的日本研究人员摆脱了长期的思想束缚，排除了障碍和阻力，迎来了科学与学术的春天。因此，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截至本世纪初，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以中国日本史学会为例，1980年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之际，会员不足百人，其中研究战后日本(即“当代日本”，下同)的学者至多不过20几人，到上个世纪末，中国日本史学会的会员达到了三百余人，其中研究战后日本的学者达到了近百人。与此同时，中华日本经济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等学会相继成立，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

第二，研究成果显著增加。据统计，从1949年10月1日至1993年3月底全国出版有关日本研究的著译共3529册，其中1979年至1993年3月底出版的达3157册，占总数的89%。有关日本研究的学术杂志为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提供了可能。据统计，1972年以后，中国共有日本研究的杂志多达53种，1979年至1989年13种日本研究的主要杂志上发表的各类论文达1354篇。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研究日本的目的性很强，研究领域局限。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刚刚恢复不久，而且是在“文革”结束，现代化建设的起步阶段，因此，在对日研究上带有明显的目的性。表现在当代日本的研究上，就是其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战后初期日本的民主改革、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中日关系等几个重点问题上，尚未全面和系统地展开，其目的是要通过研究当代日本为中国现实服务，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借鉴，正所谓“洋为中用”。应该说，这种研究状况尽管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无论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是对于中国的当代日本学术研究，都是一件好事，是学术发展的

一个必经阶段，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时期，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良好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持，中日关系越发重要。受中日友好关系的影响，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至上个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当代日本研究的主要发展和变化是：

其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逐渐由“点”发展到“面”。如果说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停留在战后日本的几个重点问题上的研究的话，那么，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逐渐涉及到了当代日本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战后日本五十年的经济史，外交史，政治史和中日关系史等著作，同时对于当代日本的社会，日本的文化，日本的教育等方面，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虽然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关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具体统计数据，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出现了全面繁荣和飞速发展局面，这是一个公认的客观事实。

其二，研究体制不断优化，研究人员的视野不断拓宽。从研究体制上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专业日本研究机构还很少，仅有的研究机构大多是研究日本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分散在各个系，外语系是研究日本语言与文学，历史系有个日本历史研究室研究日本历史，经济系有研究日本经济的学者。其他高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但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些单独研究某一方面的研究机构逐渐调整和组合，在各个高校形成了较为综合的日本研究中心或日本研究所，对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进入本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即由单纯的日本研究逐渐演变为更加综合性的地域研究或国际研究。比如，在这一时期，各高校纷纷成立了东北亚研究院(所)，东亚研究院(所)，亚太研究院(所)，以及国际经济研究院(所)或世界经济研究院(所)。应该说，由单纯的日本某一个方面的研究，到综合性的日本研究，再到地域性的或国际性的研究这一发展历程，这不是简单的研究体制的调整，它表明中国对日本研究的不断深化和进步。因为，日本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研究，历史学科也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我们不能想象，在没有其他学科支撑的情况下，单纯地进行日本历史或日本经济等某一个单方面的研究。同样，日本政治是与国际政治紧紧相连的，日本经济是与

世界经济紧紧相连的，与东亚，东北亚，亚太地区等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单一的日本研究显然不如综合性的地域或国际范围的日本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

其三，经验与教训并重，“厚今薄古”成为时尚和潮流。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者在当代日本的研究中更加注重的是日本的现代化成功的经验的话，那么，到了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更加理智和客观，他们在全面地总结日本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同时，也更加重视日本在现代化建设中失败的教训。比如，关于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良债券问题，泡沫经济问题等等。从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两个方面研究日本，显然增加了日本研究的客观性。与此同时，为了更加直接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纷纷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定了当代日本研究。原来从事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了战后，原来从事战后历史或战后初期研究的学者更加注重现实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种重视现状，“厚今薄古”的科研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当代日本”研究更加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整体的学科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应该指出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当代日本”研究学科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诞生的。

其四，非专业日本研究人员大量介入当代日本研究领域。在上个世纪末以前的当代日本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是由专门的日本研究人员完成的。他们具有专业的日本知识，手中掌握着日本研究资料，大多具有日本留学和在日本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经历，其研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为政府服务型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们的劣势也逐渐显现出来：专业知识缺乏和国情了解不足。比如，关于日本循环经济的研究，由于专业的日本研究人员很少懂得循环经济的知识，所以他们的研究很难深入；再比如，关于节能问题的研究，日本研究的专业学者虽然知道日本的节能技术非常先进，但却不十分了解中国节能产业的整体情况，也很难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研究借鉴。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国家部委或有关部门研究机构的学者介入了日本研究，特别是介入了借鉴日本先进经验的研究。他们具有良好的本专业知识，对国家的需要了如指掌，经过到日本的考察和了解，查阅相关资料，很快就进入了

当代日本研究的领域，并出版了一大批专业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一大批非日本研究专业人员加入当代日本研究的队伍，并出版和发表了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弥补了专业日本研究者的不足和缺陷，起到了为当代日本研究锦上添花的作用。

关于第二个问题。从全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总体水平还不是很高，研究基础还相对薄弱，研究队伍也不够稳定，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出科研前沿，年轻的科研人员正在成长之中；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中日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日益重要，政府和社会都对当代日本研究具有强烈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日本研究学科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那么，当代日本研究将会如何发展？如何才能适应这种需求呢？现结合中国对当代日本的研究情况，提出以下不成熟的意见。

第一，应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与咨询研究的结合。如前所述，中国的日本研究历来有为现实服务的良好传统，“洋为中用”是中国政府历来所倡导的外国问题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研究和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这是中国日本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之一，当代日本的研究人员更是责无旁贷。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日本研究人员不但要有关于日本的专业知识，不但要做好当代日本的学术研究，努力提高学术水平，而且还要用这种学术研究的成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因此，中国的当代日本研究学者，应该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应该知道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什么，需要研究人员提供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会脱离现实，脱离实际，而脱离现实与实际的研究终究是没有前途的。

第二，日本研究要进一步与相关专业的研究相结合。日本研究本身是一种综合性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必然涉及方方面面的专业知识。如前所述，日本研究人员不懂得循环经济的基本知识，就无法研究和借鉴日本先进的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专业知识缺乏既是中国日本研究水平难以提高的障碍，同时也是前述大量非日本研究专业人员进入日本研究领域，并取得可喜成果的重要原因。因此，广大日本研究人员应该具有一种紧迫感，在认真学习和掌握有关日本的知识并提高研究水平的同时，还要深入了解和熟悉相关的专业知识，才能够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才能够摆脱非专业的研究比专业的研究更专业的窘

境。当然，对于一名日本专业的研究人员来讲，这确实是一道难题，毕竟我们不可能成为多个领域的行家里手。但是，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并根据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去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从目前中国当代日本研究学科的发展状况来看，甚至可以说，如果不进一步增加对各种专业知识的学习，当代日本研究就不可能进一步深入。我们身边有许多好的课题，有许多可以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服务的课题，可是我们承担不了，我们也不敢承担，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谁先走一步，谁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谁就可能占领一块属于他自己的学术领地。

第三，日本研究要进一步与国际问题研究，地域问题研究相结合。当前，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发展，单独研究日本是不可能深入的，许多问题是无法解释的。曾经有人说过，美国一打喷嚏，日本就得感冒。日本许多大型企业有一半以上的资产在国外。日本政治受到国际政治的严重影响，日本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日本的外交，日本的社会，日本的文化，无不如此。因此，研究当代日本，一定要关注美国，欧洲，东盟，东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动态。否则，就无法研究日本，无法深入研究日本。这就要求研究日本的学者，特别是当代日本的研究人员，一定要站在更高的台阶上，以更加宽阔的视野，时刻关注着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同时把日本放在世界和地区形势的发展之中去研究和探讨，如此才能够准确地把握日本的发展与变化。

第四，要加强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的相结合。如前所述，从学科上讲，日本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它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但是，从学者个人来讲，我们只能研究某一方面，比如，政治或经济等等，甚至是政治或经济当中的某一个小的问题或侧面。这样一来，就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是过于综合，选择的是大而空的题目，既无法把握也不可能深入，既无任何学术和现实意义，也为自己的能力所不及；另一种是过于拘泥于个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资料难找，无任何理论意义，其结果是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甚至可能会误入歧途。正确的方法是，微观和宏观相结合，既要有过硬的史料，弄清楚史实，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又能够准确地把握整体的政治经济形势，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客观规律，用正确的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和判断。应该说，近年来，中国日本研究学界还是出版或发表了一些

这类研究成果的，我们应该注意学习，深入思考，避免上述两种倾向的出现。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选择既适合自己，又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选题，然后拿出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科研成果。